



# 委婉愉悅的「表情」

讓我們的孩子都擁有  
寫在即將展開的  
第十二屆【三一祭孔大典】排練之前



# 我的音樂， 跟著無邊無際的宇宙奔馳。

「大唐西域記」，我的音樂獲得百分百釋放。



今年八月十九日晚上，史擲詠指揮由其創辦並擔任音樂總監的「臺灣電影交響樂團」首演於臺北中山堂，當最後樂聲甫落，完美演出之後，尚未來得及謝幕，即倒臥於幕旁。八月二十二日中午，史老師因心力交瘁病逝消息傳出，不禁讓人唏噓與扼腕。回想與史老師的合作，始於二〇〇三年的三一舞樂劇坊「大唐西域記」，史老師擔任音樂總監，從作曲、編曲、指揮歌手、配器演奏者進錄音室灌製到混音、合成、音效所有後製，只能以「史擲詠式」的完美無瑕譽之。當時這齣劇巡迴全省四地演出，音樂的磅礴氣勢，與導演（三峽執行長楊慶堃）所欲呈現的玄奘精神相得益彰，也種下了人生難得的契闊之交。

這篇專訪是當年隨著此劇演出時的一篇導演與史老師的對話（收錄於「大唐西域記交響詩雙CD原聲帶」，謹以之紀念史老師。

「禮」，是一個「樂於」實現出來的一種生命態度。

人類獨特的尊嚴和力量在於何處？

孔子提供了一個極富創造性的觀念——「禮」。

「禮」並不是含括某些確切的「道德規則」，而是特別提出一個人生命的「活力」，它是在人生命內部活生躍動著的，它不但不是一種「遍知性」，相反是一種「知識」，樂於，實現出來的一種生命態度。

「禮」不是「概念」，而是「身心一體」的。孔子認為，對人對事不能只有「心意」，「心意」必須進一步化為「表情」與「行為」，必然要浸透到「身體」內去，「身體」能夠實現「心意」，而「心意」卻能夠改變「身體」。對於一個中國人而言，所謂「溫文爾雅」，所指的絕不止於心理狀態，它還是一種身體的神采表情。

江漢以灑之，秋陽以暴之。

要教育一位有德之人，絕不止於一種心性的養成，更是要透過「禮」，來培養他身體的高逸神采。而這種神采，是低下立判，誰也無法偽裝模仿的。

儒者有一個有名的故事。夫子死後，子夏、子游、子張這些弟子，他們覺得，有若這位同學非常像夫子，有「聖人」氣象，所以大家同意：要以孔子那樣的態度「節事之」，讓弟子們覺得，自己的老師猶在人間。這件事，唯獨

曾子認為「不可」。曾子說：

「江漢以灑之，秋陽以暴之，皓皓乎不可尚已。」

（語見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）

（我們的老師，就像用江漢的水清洗過，又在夏天炙熱的太陽中曬曬過，潔白無瑕，這樣的老师沒有人能與之相比的。）

「江漢」或「秋陽」所要表達的，便是一位聖人投身於生活之中，鍛鍊而得的神采顏色之「表情」。對孔子而言，這「表情」是最為重要的，因為無法偽裝，它本身即是誠善的呈現。例如「當子夏問「孝」，孔子像西方哲學般，從「原則」或「定義」來回答「孝」，他特別強調的是，事奉父母最難的總是委婉愉悅的「表情」（「色難」）。

以莊重的禮樂「興發」孩子美好的生命傾向

三一所要教導給孩子的，絕不僅於「概念」的知識，更不僅於傳統經典的認識，我們所要教授的，就是夫子「禮樂之教」的精神。以莊重的禮樂來「興發」孩子內在活生生的美好生命傾向，從而開發他們自心去做一個真正的謙謙君子。

這是一個莊重大度的教育典禮，十幾年來，每一個參與的同學，都留下深刻難忘的印象，期盼從每一位三一學子都不要錯過了好的學習機會。



「大唐西域記」導演（楊慶堃）與音樂總監（史擲詠）

今年三月十四日，「大唐西域記」第二次進錄音室，把音樂和主講聲音音軌，乃僅演奏者和多種樂器與多種樂舞和製作音軌。錄音室，導演楊慶堃和音樂總監史擲詠聯音樂監聽室，激發出讓人驚嘆的藝術創意。

文字、影像、舞臺、畫作、生活、思想，在史擲詠的字典裡，都叫做音樂，有聲、無言也叫做音樂。音樂，對史擲詠來說，無所不在，無所不是。連寫字時筆尖快速移動的筆鋒，在史擲詠這裡，已經是一個節奏一串音符，一爻小提琴在「的」的的」的演奏音樂。

楊慶堃（以下簡稱「楊」）：佛經常講：「煩惱即菩提」，「解脫不能靠頭腦」，等等的話。這些佛經裡書法的話，其實都指一個包容宏大的心靈。換言之，一個人要有大的心靈，才能在真與假之間看出智慧，身處艱難卻怡然自得，只有心靈小的人，才會陷溺真與假裡。

打眼比方，小時候考試考不好，就繼續考得差，甚至想自殺，長大了，心靈變大了，回頭來看這六十分，不算什麼嘛！怎樣也不會影響到一個人的大的心靈。「大唐西域記」的主題，就是宏偉，很簡單，「大」，大自能包容很多東西，如何使心靈「大」，走少誤，真實經歷生死少誤，人的大自然變得很大，所以玄奘能夠弄懂如來法。聽史老師「大唐西域記」創作曲，可以說把「大」的精神發揮得淋漓盡致。在音樂劇創作，怎樣做才是一個大的音樂劇呢。

史擲詠（以下簡稱「史」）：大，有時候是揮灑自如。「大」可以是大的樂隊、眾多人的節奏；一個單音，也可以很大。我從「大唐西域記」體會「大」，是把樂隊的文字去掉。聽文字變成單音的樂隊，再把樂隊轉換成音樂。所以為什麼我的音樂裡有很多看不到影像，卻回來聽的人又看到了影像，這就是結果。換句話說，導演製成影像給我，我再把音樂帶給給大家影像，大家又把文字結合起來，那就真的看到了影像。這個「大」，我是用「感受」來釋放，而不是用「看」到的「大」。如果一開始就給我看到影像圖片，那我的「大」，我很多教育者都覺得「大」了，可是導演的文字是無限的，連字音的邊都看不到，所以我的音樂是跟無邊無際的宇宙在奔馳。

楊：對一個音樂家而言，真正重要的，除了耳朵，恐怕是心靈。史：心靈太重要了，觀察，敏感的體會，吸收，釋放。我常常不覺得一定要到國外去留學深造，能夠那樣是很好的，但是如果只去旅行，也夠了，你的吸收力強的話，藝術家好方法可以讓自己聽覺啟動。楊：當我吸收音樂，就是聽覺啟動。我的心靈可能開放一半，還有一半是電影限制；舞台劇可能開放七分；跟來教有關，也就是與所講的心靈有關，會開放到九成。最後一成：藝術，卻是聽覺最可貴的，而這必須看大家對藝術的尊重，對藝術的共識，以及對藝術的體驗。有的話，那種尊重，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心靈完全開放，而且釋放的程度，這跟原來沒有釋放的那種力量，這個差距對我來說，可能十萬八千里，會強烈的營造出我自己也不能想像的結果。「大唐西域記」就是超越九十年後的那一個意義，它有一百個很重要的因素：宗教教育，但卻不去說宗教教義該如何如何，加上充滿音樂感，又在舞台上把宗教轉化，這跟音樂家跟教育者做的一樣，如史老師說，是心靈釋放的話，可以說這是一個很成功的一次藝術與心靈的結合。